

文選李善注

冊
七

1977-1980-1981-1982-1983

1984-1985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二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

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為

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

言功績既

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

勳親親昵近尊賢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

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要不得不彊為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

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闕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

道有寄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不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

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

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星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

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

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入地

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

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

翼而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

匿景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

楊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劍氣凌雲而屈迹

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辯析

於萬夫之下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夫之上唯聖人能焉

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

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

鄉黨恂恂然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

似不能言者齊人爲之語曰彫龍赫赫

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

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客游梁

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

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

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薦名宰

曰陸賈游漢庭公卿聞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

書曰周圯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

方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卽位改元曰隆昌章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

文

侯莫如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

勤王有魏開國之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一馬之田介

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

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

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

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于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

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

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

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梁典曰

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

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

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

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

之盛揚塵上覆飛鳥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

今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

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既而鞠旅誓眾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

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

曰王明誓眾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泚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

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

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

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甲既鱗下

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致天之届拱

揖羣后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

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是以祥光摠至休氣四塞

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曰吾聞

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

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

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

人昴宿則復為星表曰茂勳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

格乎皇天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帝有恧焉輶軒萃止帝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

朕甚恧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鶚萃止

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

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

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尉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夷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瀕

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若乃交神圮上道契商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洛 荅賓戲曰齊竇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圮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圮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

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

易太子者良本召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瀼莫測其端矣 言其此四人之力也

深大不可測度也 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閒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灑溶沆漾莫測其深

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漢書沛郡有留縣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又曰張良為留侯

爾雅曰佇久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也謂停久也 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

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 撫事懷人永歎實深 毛詩曰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人又曰寤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寐永歎

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

於隨京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脩當為原 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 杼懷古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尊本敬

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

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

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素風道業作範後昆素風愈鮮習鑿

齒襄陽者舊記龐統曰方欲與長道業鄰正釋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賤曰述鄙宗之過言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

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

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

毛詩曰維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

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

日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況瓜瓞所興

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縣縣瓜陵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

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

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

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曰聖

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

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

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

文

選 卷二十六

五一中華書局聚

曰退然空峒有拜乘雲為請今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

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皆謂請其

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

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朕夙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夙

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審聽高居載懷祇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

徐視而審聽尚書曰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

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寤寐嘉猷延佇忠

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子大夫選名異學利用賓王

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

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

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

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實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

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

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

鹽梅之尚書曰和屬有望焉若作和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

羹爾惟鹽梅

之大事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

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

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

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

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

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正

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

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萼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清昃

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

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冀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 兼

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

文 選 卷三十六 六 中華書局聚

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漢書曰民爰上田夫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

周禮曰畝百為夫夫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三為屋屋三為井也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寫鹵可腴恐時無史白

今灌鄴旁終古為鹵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陳

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法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為天下導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濼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

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

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

鈞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

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傷秋荼

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

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墨子曰畫衣冠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異章服謂之戮

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徒以百鍰輕科反

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行季葉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四

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

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山中深淵峭如磨深百勿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

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

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

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班固歌詩

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勞

勞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

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

朝晨風秦詩言未

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

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又問聚人

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泉流表其不匱貿

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既龜貝積寢緡緡

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

文

漢

卷二十六

七

中華書局聚

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笮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緡

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

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

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惟瘼邱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命叩斜之

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且有

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

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

來百姓賦錢壹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赤側深巧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側則奸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

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

之也應劭曰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

權其輕重也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

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

在二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

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

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

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

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分命顯於唐官文條

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及嵎夷廢職昧谷虧

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

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道善

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

十年而太祖破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朕獲纂洪基思弘

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庶令日月休

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文 選 卷二十六 八 中華書局聚